



通俗小丛书

边防战士小故事

闻风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包括“边防战士千鑫”和“在无形战线上”两篇作品。描写了我們的边防战士，怎样与越境偷渡犯和妄想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故事。充分显示了我們边防战士在同特务間諜作斗争时的勇敢、机智和坚定、沉着的精神。

边防战士小故事

聞 风 等 著

但 实 插 图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开·14 印张·1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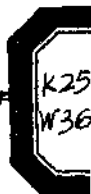
1968年7月第1版

196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T7106·196

定 价：（5）0.07 元



边防战士于鑫

聞 風

第一次巡邏

有一天夜晚，于鑫和四班长罗照友同志担任巡邏。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履行边防軍人的职责，手电筒挂在腰間，冲锋枪贴在胸口。上路后，班长悄悄的說：“咱們一前一后，拉开距离，沿着小路前进，注意观察，細听动静，发现情况时向前边扔块石头和我联系。”群山静静的入睡了，凉风吹得松针沙沙作响，于鑫紧跟在班长的后边搜索前进，走着走着，班长的背影不知什么时候在野草和丛林中消逝了，心头上不由的一陣恐慌，但他却控制着自己，沒有作声，也不曾后退，用力地握紧冲锋枪，繼續前进。突然身后响了一下掌声，于鑫急忙

轉身，食指尚未觸到扳機，班長羅照友已經搶到面前說：“剛才我故意繞到你身後，試試你的膽量，不錯！小伙子，還算沉着，你能够成為一個真正的邊防戰士。”第一次表揚對於新戰士于鑫來說，不僅在心眼里樂，最重要的是給他增添了信心和勇氣。同時他又很覺難為情！怎麼班長從我身邊溜走我都不知道，這樣还能够抓住狡猾的偷渡犯嗎？自此以後，他每天白日上崗時，就將警衛地段的平川、洼地、草木、水滴、田埂等看在眼里，記在心中，到晚上巡邏時，又一一觀察辨認。

偷渡犯

南方的七月是多雨的季節，蒙蒙細雨象晨霧一樣籠罩着界河兩岸的山層和溝壑。十五號的夜晚，于鑫和鄧卓輝執行巡邏任務。南方地勢緊靠梧桐山，山高林密，野草叢生，溝渠和羊腸小路縱橫交錯，這段地形十分複雜，是偷渡犯經常出沒的地方。于鑫悄悄站住，壓低嗓子對鄧卓輝說：“我們隱蔽在這兩個草堆旁邊，交

換巡邏，免得誤事。”邓卓輝說了声“好！”便隱沒在夜幕里。



于鑫手握冲锋枪蹲在草堆旁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时雨住风停，天空一片苍白，对岸敌人碉堡顶上的探照灯，放射出孤独的寒光，在五十公尺范围内晃来晃去，好象是给偷渡犯一线希望，又好象在苦苦地搜索着失掉了的鬼魂。时间在哨兵的心头上缓缓走过，十分钟，二十分钟，周围依旧没有一点动静，暖热了的稻草散发出热味，蚊子从四面八方飞

来，在他的脸上，点来点去，睡意和疲倦使眼皮有千斤重，他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叮哼着：“只要你稍微闭一下眼，坏蛋就可能从你眼前溜过啊！”

就在这个时候，于鑫听见一阵碎土掉落在水里的声音，声音又骤然停止，稍过片刻，在五十公尺开外的花生田里又发出沙沙的响声。是什么？难道说是排长来查哨吗？不对，查哨的脚步他是听惯了的，不会这样零乱。是野兽吗？不。它们是四个蹄子交换着地，不会这样时隐时现。于鑫依凭着稻草，悄悄的站立起来，睁大眼睛仔细地看过去，突然在三十公尺的地方，影影绰绰出现了两个黑东西，象猪一样的往前爬行，越爬越快，他们爬进了一块稻田。“偷渡犯！”于鑫几乎失声的叫了出来，他紧咬着牙关，使劲的压制住心的跳动，两眼牢牢地盯视着在枪口前蠕动的罪犯，罪犯爬进了一段开阔地带，霍地直起身子拔腿就跑，于鑫迅速跃出，截住去路：“不准动！”“啪！”枪声在群山里回响，一颗红色的讯号弹，摇摇曳曳地在

夜空中徐徐降落，两个偷渡犯高举双手跪在新战士的面前。邓卓辉押走了两名落网的罪犯，于鑫继续巡逻在夜色苍茫的国境线上。

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

1955年5月20日，从下午开始，狂风卷来了暴雨。这阵暴雨十分猛烈，每一道山沟都急淌着黄色的浆液。晚饭后雨虽然停了，天空却是阴云密布，荒僻的山区漆黑一片。下半夜是于鑫和沈文良的巡逻哨，他们来回的巡逻着前沿地带，一切都象往日一样的平静，“平静的夜”有时会麻痹人的，然而哨兵的警惕性无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允许有丝毫的松弛的。于鑫和沈文良分头巡逻，大约在四点钟的光景，在两百公尺以外的田畈上，出现了两个黑影，他们鬼鬼祟祟向小河方向走去。于鑫断定：在这个时候，摸向警戒线来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他抖掉了身上的雨衣，轻轻地跳下了河床，在河边杂草和树丛的掩护下向前运动，给予出其不意，迎头阻击，可是没有料到突然在他面前跳

下一个身穿黑衣的偷渡犯，于鑫吓了一跳，急忙大声喊道：“站住！”岂知这个偷渡犯越发拚命快跑，妄想一鼓作气，涉水越界。追赶已是来不及了，于鑫举枪向偷渡犯鸣枪告警，那家伙才狼狈的举起双手。就在这时，河岸上又跳下来一个女人，直往于鑫同志奔来。两个罪犯分在两处。于鑫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之下，他心里暗想：“决不能放弃男的，又必须控制女的，男女都要活捉，不能打死。”他迅速地往后倒退两步，形成三角对峙状态，枪口对准男犯，眼睛却盯视着女人的动作，并且命令她站住，但女人仍不顾一切地向于鑫身上扑来，于鑫明白了，她的目的是要纠缠住哨兵，给男犯造成逃跑的机会，于鑫一脚把扑到身边的女人踢开，这个女人见硬来制服不了这个解放军，随即采用卑鄙的手段来诱惑哨兵，她躺在地上，仰面把裤于脱掉，手脚比比划划，嘴里不知咕噜些什么。于鑫厌恶的骂道：“下贱东西！”把枪一抡，向女人发出严厉的命令：“不快滚起来，我就打死你们。”两个刁滑的坏蛋见一计不

成，一計又告失敗，便不得不爬在哨兵腳前，哭哭啼啼哀求饒命！

又捉住了四個

1956年春天，一連半个月不曾落雨，禾苗缺水是不能保證丰收的，蓮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借着明亮的月光，三五成群地在田間車水。在上崗的路上，于鑫心里想：“這幾天老鄉們多在田間車水，偷渡分子很可能利用這個機會，魚目混珠，雜在人群中偷越邊境。”他走到農民的身邊故意大聲喊道：“老鄉們，你們車水可要注意呀！有生人路過一定要好好盤問，可不能輕易放過去。”說着用手一指：“我們在前邊控制着路口，發現情況趕快向我們聯繫！”老鄉們清清楚楚看見哨兵們走過去，消失在小林子後面。誰也沒有料到，他們並沒有到前邊去，却繞道返回原防區的縱深潛伏下來了。

這不是于鑫故弄玄虛，是他抓住了偷渡犯的行動規律，偷渡犯並不完全是偷渡，有時他

們會採取別的方法去達到目的的。夜漸深，月光照耀着祖國邊境的山野草木，車水農民們的說笑聲，遠遠傳來，于鑫無意的用手分開面前的雜草，馬上發現梧桐山下有兩個農民打扮的人，說說笑笑，大搖大擺的走過來，他們并不去參加車水，却擦着工地的邊沿偷偷地溜過來，到後來由慢步一下子變成了跑步，迅速地奔過界河。于鑫端起沖鋒槍，作好了迎接戰鬥的準備，五十公尺，三十公尺，十五公尺直沖到于鑫跟前，于鑫“咔嚓”拉動槍栓，大喊一聲，擋住了罪犯的去路，與此同時，哨兵黃岳兵在另一段防區也抓回了四人當中的另外兩人。

明亮的眼睛

七月十四日的晚上，下半夜才是于鑫同志的崗。距上崗的前半小時他醒了，忽聽一聲槍响，槍聲是從防區伏嶺坳方向傳來的，他立即跑出來和連里的增援人員趕到哨位，這時在哨兵沈文良的面前已經哆哆嗦嗦站着八名偷渡犯。

根据这一特殊情况，值班员临时指定，下半夜于鑫同志从原設在前沿的崗哨，立即撤到伏岭坳一带潜伏。他领会了领导意图，选择了山路右侧的洼地草丛中蹲下来。山泉嘩嘩的流着，星星在高空閃灼，露水和积水湿透了軍装，冰冷的軍装紧贴在于鑫的身上。

根据星座判断，現在大約是四點鐘了，是后边的罪犯探知前面已經发生了事故？还是改变了路綫？为什么老半天沒有一点风声呢？心里不禁有些急躁，可是他馬上責备自己：“潜伏哨最重要的是耐心、沉着呵！”他振作精神，双目更加明亮的注視着視綫内的一草一木，不一会，忽見从小路旁边的松林里踊出了一堆黑影，这堆黑影在崎嶇不平的田地里、田陌上时而一片，时而一綫，謹慎而緩慢地往于鑫的潜伏地区运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于鑫突然觉得周圍是那样空曠，觉得自己孤立，一个人怎能对付五个人呢？“呸！真熊！”他怨自己，臉上一陣烘热；“怕什么？偷渡犯站在我們的土地上，周圍都有我們的同志，胆

战心惊的不是我，是偷渡犯。”于是他浑身来了一股力量，他压低了身子，强制着跳动着的，等待着他们进入他所控制的防区。来了！就在罪犯们东张西望的时刻，只听得枪机“咔嚓”一响，随着震耳的枪声，从洼地里跃出了哨兵于鑫，子弹从罪犯们的头顶上飞过，好象打在他们的心上，五个罪犯被这突如其来的狙击和浓郁的火药味儿吓破了胆，吓软了腿，一齐跪倒在地，转瞬间几道电光射了过来，值班员、连长都出现在于鑫的身边。

日子一天天伴随着新战士的成长走过去，于鑫同志的双脚走遍了防线的每个角落，这儿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和他建立了亲密的情感，为他所熟悉，为他服务。偷渡犯的各种花招都遮不住这双明亮的眼睛，他在党的抚育下，同志们的帮助下，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边防战士，两年来，他在祖国遥远的边防线上，保卫着社会的安宁和祖国的和平建设。

在无形战线上

——記檢查員李梓惠

胡 人

一个年輕的檢查員

1951年，春暖花开的三月天，李梓惠辞別了母校——广东鹤山中学，报名参加了志愿軍。

李梓惠穿上軍装，打心眼儿里往外乐。他想：这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机会到了。可是事情偏偏不凑巧，上级沒有叫他去朝鮮，却于1952年調他到一个边防檢查站工作。边防局长說：“边防綫上的斗争，是极其复杂尖銳的，看好祖国南大門就是保家卫国，……。”就这样，李梓惠怀着热爱祖国的心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李梓惠沒有專門學習過檢查業務，又缺乏社會常識；何況特務分子和走私犯的頭上也沒貼條子，這些人又都是滿臉笑嘻嘻，肚里藏把刀的家伙。李梓惠工作了幾個月，一個案子也沒有破獲，急的直敲腦袋；檢查旅客究竟從哪里着李？許多問題在他的腦袋里旋轉。他每次從報紙上看到祖國建設的成就，就乐的閉不上嘴；他每次聽到哪里有特務分子進行破壞活動，心里就又難過，又憤恨。他想：要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絕不能讓特務分子從這里鑽進來。他想到這些，無形中就增加了一股力量。

想辦法，找黨和站首長去。

“檢查員不僅要機智靈活，還要虛心向群眾學習，豐富自己的社會知識，有了這些才能使你從微小的地方，發現矛盾，掌握證據，破獲案件。”李梓惠從黨支部書記和站首長的談話里，得到了啟示。心中有了數，歡喜堆上心頭，一個人琢磨了半天，決定從頭學起。

李梓惠常常到老乡家去閑談，从老乡那里

了解駐地附近各村鎮的情況。~~他還經常地~~和旅客攀談。了解各種人的職業特征和生活狀況。由於他虛心的向群眾學習，豐富了社會知識；雖不能說是“萬事通”，可也懂得了不少新問題。

調回頭來，李梓惠又向老檢查員學習業務知識，學會了怎樣“手摸”、“眼看”、“耳聽”，發現矛盾，抓住証據，破獲案件。

就是這樣，三年多來，李梓惠查獲了四名企圖混進來的特務分子，和三十四名企圖外逃的特務分子、叛徒等罪犯；至於查獲多少個走私犯，真是一時難算清哩！

西裝褲角下的秘密

南方的七月是多雨的季節。幾天來老是浙浙瀝瀝地下雨；檢查棚里擠滿了旅客。

李梓惠的檢查台前，走來一個西裝革履、文質彬彬的青年，隨身只帶一只手提箱，規規矩矩地等候檢查。

從証件上，知道這個青年是福建人，在香

港某五金公司当职员；是回内地探亲的，还准备考大学。

在問話中，这个青年口齿非常伶俐，他說：

“父亲在菲律宾經商；我在1952年从福建到香港，打算去菲律宾看父亲，因为缺少給菲律宾政府的二千元港币的进口費，被迫留在香港。”

“生活怎么办？”

“靠父亲每月寄六百元港币来維持。”

“你們公司是經營大五金还是小五金？都是些什么貨呀？”

“是大五金，办些鋼材，鉄板，还有鑰匙，……”

“从哪里来貨？往哪些地方推銷？”

“从新加坡来貨，向东南亚各国推銷。”

李梓惠听了之后，想道：一个五金公司的职员，怎么能將鑰匙列入大五金呢？大五金多是从欧洲来貨，新加坡哪里出产鋼材、鉄板呢？矛盾！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抱着什么目的来祖国？需要弄清楚。

李梓惠同志詳細地檢查了他的行李，沒有發現疑點，於是又認真觀察他的服裝；筆挺挺的西服非常整潔，灰色西裝褲子的稜綫象磚砌的一樣，穿着很合適，只是長了一点点。



“這褲子怎麼這樣長呢？”

“是給朋友買的，準備送給同學的。”